

金康深谷绝学作品集

寒冰谱

下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金康深谷絕學作品

寒
冰
並

第十二章

翌日，尤百禄另备车马，将楚凌、羊小九请至他濒临西湖的别庄去住。

他托言办事要紧，要楚凌一切自便，并嘱咐管事帐房听从楚凌命令，即径自去了。

午膳后，羊小九道：

“来杭州不游西湖，尤如入宝山空手而回，可说是白走了一趟。而我们现在便位在西湖边上，不去游上一游，岂不太说不过去了吗？”

楚凌道：

“说得也是，咱们就去走走。”

他二人换了件袍子，游湖去了。一路上看不尽的湖光山色，红莲绿柳，汉南景致较诺北国风光，是多了几分旖旎之姿。

楚凌这是生平第一遭来江南，自是看得目眩神驰，连连赞

叹。

羊小九遥指远山…塔、

楚凌道：

“原来自蛇娘娘是压在此塔。”

忽然一人哈哈笑道：

“白蛇精的故事，纯是村夫愚妇瞎编唬人的，岂能信之以为真？”一名酒气冲天的中年汉子，大刺刺地不请自坐，斟了杯酒，举杯道：

“敬你。”仰脖子干了。

他自斟自饮，连尽三杯。此人头发纠结，衣衫褴褛，指甲上全是污垢，愿个乞丐没两样。唯他双手骨节突露，眸光犀利，是个练家子。

羊小九见他不请自来，且拿酒就喝，不禁温怒，道：

“尊驾是谁？咱们素昧生平，可没请你。”

那人捏了块羊肉抛入口中，斜乜他一眼，道：

“你这人恁地小气，吃块肉、喝口酒、也不会吃穷了你你说咱们不认识，这当儿不是认识了么？你说是不是啊。”

后一句话是对楚凌说的。

店小二怒气勃勃地走近，叫道：

“文乞丐，哪里不好去，偏偏到我们这儿、我们的生意还要不要做？你给老子滚！”

那人嘻皮笑脸，置之不理。

店小二骂了句粗话，攥起衣袖、要哄那人出去。

楚凌道：

“且慢，这位是在下的朋友、烦体再添一副杯筷。”取了几钱碎银，塞在那店小二手里

店小二——

羊小九问道：

“楚公子、你们是故识？”

楚凌微笑道：“羊小哥，你没认出来？他是武林的一代高手、‘鬼拳催命’并残生并大侠。”

此言刚出，羊小九和那人都吃了一惊。羊小九张大眼睛，端详眼前之人，实不信他是扬名多年的武林前辈耆宿。

那人嘿嘿笑了几声，道：

“好眼厉，老夫变成这般德性，竟还是被你识破了身世来历，不简单，恕老夫眼拙，不识老弟是何来历，能否见告？”

楚凌道：

“无名小卒，不足挂齿。说了出来：没得污了前辈的耳朵。”他与并残生可谓是敌非友、放而不愿以姓名相告，免得旁生枝节，多造事端。

并残生漫不在乎。道：

“你光华内蕴，绝非无名小卒。纵然是，亦仅是短时间罢了。除非你不做江湖中人。否则必能扬名立万，雄踞一方。”

楚凌笑而不答。

羊小九见他身份未被识破、暗暗青吁了口气，心想：

“你这人的眼光也不差。晓得楚公子不是泛泛之辈。”

楚凌道：

“前辈、你身怀绝技，怎么……怎么任人欺负？你又是怎生……呃，这个……”

并残生一挥手，打断他的话头、道：

“那个店小二不请武功，我若跟他计较，岂不大失身份。

老夫再窝囊，也不干这种事。老夫今日之所以沦落到这步田地，唉，说来话长，不提也罢。小兄弟，你身上有银子没有？”

楚凌道：

“有。”

井残生喜道：

“有多少？能否借我？”

楚凌、百小九互望一眼。羊小九问道：

“你约莫需要多少，说个数目。”

井残生道：

“不多、不多，三百两足够。”

羊小九叫道：

“三百两？你说不多？你开什么玩笑嘛！不借。”

井残生大感失望、颓然道：

“我就知道你们不肯措。燕语，燕语，我再也见你不到了。”

楚凌心下不忍，道：

“前辈、我借你。”

羊小九眼一睁。想出高阻止，却又默然不语。

他二人在南下路途上，都有人奉送盘缠，千两、万两不等，总计有数十万两银子。楚凌此刻已算得上是腰缠万贯的豪富，不算是身无分文，贫无立锥之地的穷小子。

井残生大喜过望，道：

“你这小子很好，了不起，够气魄待老夫有了钱，一定还你。”

楚凌道：

“那倒是不必，反正这些钱财来得容易，留着也是留着。

前辈，你几时要？”

井残生哈哈笑道：

“自然是愈快愈好。”

楚凌点了四张一百两的银票递去。

井残生接过，数了数，站起身来，洪声道：

“来，小兄弟，老夫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包管你喜欢，去了还想

“你真要愿他去？”

楚凌道：

“咱们去瞧瞧，又有什么打紧的。”

羊小九不大乐意地点点头，道：

“好罢，去见识见识也好。”讨了酒菜钱，踏出酒肆，与他追上井残生。

井残生走行极快，老脸红通通地似是根不得肋生双翅，立时飞到欲去的地方一般。他朝北走，来到北高峰左近的一座大宅。

只见那座宅院占地很广，门前熙来人往，甚是热闹。进进出出的人，俱是衣饰华贵，趾高气昂之辈。门前悬着横匾，上书：“万玉阁”三字，是座妓院。

楚凌不解，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有这么多的人进去出来，出去进来？”

羊小九脸上神色古怪，似笑非笑，道：

“你进去瞧瞧，不就晓得了。”

两人说话时，井残生已大步走了进去，没了踪影。

楚凌隐隐觉得不大对头，踌躇不前，道：

“且先进去瞧瞧，若不喜欢，再走不迟。”不由分说，推着他便往里面走。

一个徐老半娘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鸨婆迎上，嗲声道：

“两位爷不曾来过罢，可有相好的姑娘？”

楚凌面红耳赤，想掉头开溜，却给羊小九硬拉住了走不得。

只听羊小九道：

“没有。听说你们这里姑娘标致异常，特地来瞧瞧。”

两较大爷，请随奴家来。”领着住内走去。

三人来到一座小阁楼。阁楼高有十余丈、分成三层，矗立在一块牡丹花丛中、楼内以屏风分隔、围成座头，由楼内传出丝竹叮咚，歌声阵阵，男女调笑嘻闹、喧杂交织成一片，引人遐思。

鸨婆带他二人登上三楼。此楼四面临空，凭窗眺望、西湖风光，尽收眼底。此层楼布置得甚是雅治，地上铺着碎毛毯，廊下悬着数十个手工精细的竹笼，豢养着金丝雀、黄鹂、鸟鸣啾啾。声声悦耳。

楼上隔成四副座席，现下仅有一席有客。那是两名俊朗的青年公子、座旁有剑，显然是江南武林世家子弟。他二人招妓饮宴，已喝得脸红颈粗。醉意甚浓，临窗一面，一名身着水绿衫裙的秀丽少女，正轻拢慢捻，弹着琴曲。楚凌、羊小九不辨韵律，不知她弹的是一阙“凤求凰”、只见那少女气质优雅，我见犹怜、不似风月中人。

羊个九问道：

“那少女谁。”

鸨婆道：“她是无色姑娘。不陪客的、那边两位公子是倪大侠的得意弟子，因是之故，无色姑娘才破例弹琴待客。

嘻嘻、两位大爷气宇不凡，奴家也破例请两位大爷到这里。不然换旁人。想也甬想。”

羊小九阅历丰富，闻言阴莫意，又取了一大锭银子赏她笑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，咱们的福缘还真不差、你提到的倪大侠、可是人称“一剑惊龙”的倪君彦倪大侠？”

“不……不必，咱们很快……就走。”

鸨婆止步道：

“哎哟，那怎么成，好歹玩玩嘛，干么急着走。”

羊小九道：

“我兄弟面子藩，难免有点拘束、你且不忙道先帮我们送几味好菜，舜壶绍兴佳酿来便成了。”

鸨婆掩媚笑，一扭一摆地下楼自去。

楚凌松了口气，象似与人大斗了一场，竟个冒了一身冷汗。

羊小九笑道：

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男人逛窑子，是桩再平常没有的事，算不得什么。”

楚凌晓得“万玉阁”是妓院后。只觉得坐立不安，浑身不自在、大萌退意，但是自己先提意要“瞧瞧”，总不能又是自己率先提意开溜，只得憋着，眼望栏外景色，不敢向邻座稍望一眼。

羊小九佯做不知，不住口地跟他谈长安风月场中事，逗他乐子。

少顷。酒菜送上。羊小九斟满两杯酒，道：

“兄弟，绍兴美酒，醇厚甘醴，酒中极品。你喝喝看。”

楚凌举杯浅缀一口地跟他谈赞道：

“果然是好酒。”一口喝干。

两人连尽三杯、这才举筷吃菜。菜式计有四味点心：千层糕、炸龙凤腿、河粉卷、汤饺，主菜有五菜下汤：海宫春色、子竿烟腿、甜酸墨鱼、炸兰花豆、千佛洞、干贝汤，虽不是什么大菜，却做得极为精美、入口留香。

羊小九叹道：

“嘿，这里的厨子手艺成也了得，菜做得棒极了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”

楚凌不辨菜色精粗，听他赞赏，便跟着称好，不知不觉地喝了半壶酒，酒意上涌，脸颊发热。

羊小九忙拦着，道：

“此酒后劲十足，你酒量不大，不可喝得太多。”

楚凌点点头，道：

“我少喝就是。”夕阳艳红鲜丽，灿烂夺目，煞是好看，唯也易使人触景生情，愁绪满腹。他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人，心情低落，不禁借着酒消愁起来。

邻座的两名青年中方脸的那位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手持酒壶酒杯、醉眼也斜地离座走出，道：

“无色姑娘，你一个人弹琴太寂寞，我来陪你可好？”

说着，径自挨着人家坐下，也不管人家愿意与否。

那名叫无色的少女让了让、推开那青年，含笑道：

“游公子，请别这样，给我家夫人瞧见我是会挨骂的。”

姓游的青年道：

“不会的啦，你家夫人不会舍得骂你的。”放下酒壶，右手便往她柳腰搂去。

无色“嗤”的一笑，站起身，轻轻巧巧地躲过。

另一个青年突然跃起，张臂去抱，邪笑道：

“别跑，别跑、让我亲个嘴儿。”

无色柳一低，从他肋下穿出，娇笑道：

“勾公子你也来欺负我，我告诉你师父去，叫他罚你。”

姓勾的青年骤然旋身，左手急掠，拿住了无色的右手腕脉，一把扯进怀里，淫笑道：

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能死在你的石榴裙下，做个风流鬼，嘿嘿，可是千古佳话。”头一低，往她雪白的粉颈吻去。

无色脉门被制。无力抗拒，乞怜地望着楚凌，叫道：

“公了，救救我。”

楚凌早就瞧那二人不顺眼，微颤之际，兼且闻她求援，胆色顿壮，侠义之心陡生，再不理睬他们是大恩人的弟子，屈指一扣一弹，喝声“着！”酒杯喻的疾射姓勾的额头。

一恼恐之余，他使上了本门的暗器功夫，姓勾的不料他真的插手管事，疏神防范、待得警觉，已是不及。

乓的一声、酒杯砸得粉碎，姓勾的一惊松手，抬手去摸，却没摸到血。只是额头好疼痛，酒意顿时醒了大半，怒道：

“兀那不子、你想找死是吗？”

放开无色，锵的掣剑在手。

楚凌念在倪君彦的救命大恩，实不愿伤他的弟子、在那酒杯上仅负阻劲，故劲道虽强。姓勾的却没受伤。楚凌忿怒敛熄，起身抱拳，道：

“在下绝不敢得罪二位，只是……”

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姓勾的骂道：

“你他奶奶的贼小子，你拿少爷我当三岁娃儿哄，一句话便想打发少爷啊！天底下哪有这们便宜的事。”

姓游的也拔剑在手，与他并肩而立，叫道：

“是啊，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。要讨饶可以，砍了你的右膀，否则免谈。”

楚凌愠然道：

“你们太不讲理了罢。”

姓游的道：

“讲理？咱们师兄弟讲的就是理。你砍是不砍？”踏进一步，长剑虚姚，咄咄逼人。

羊小九急忙打圆场，笑脸说道：

“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动刀动剑的多危险哪。”

姓勾的喝道：“滚到一边去，没你的事，罗唆什么！左指倏忽点去。”

羊小九武功逊他一截。闪躲稍迟、应指而倒。

楚凌叫道：

“羊大哥！”抢上相扶。

蓦地，剑光霍霍，一取他有臂，一刺他左肋。剑招狠辣，剑势凌厉。

楚凌忙斜退两步，立个门户。

姓勾的嘿嘿笑道：

“你这小子的身手还不错、莫怪、我罗唆放肆！”跨步振剑，剑点他“肩贞”、“天突”、“期门”三穴。一剑取三处要穴，剑法已算不差，堪称一流。

楚凌怒气勃发，喝道：

“你们未免欺人太甚！”呼地一掌荡开长剑，一拳直换而去。

姓游的在侧照应，唰地一剑刺向楚凌小腹。

楚凌冷冷一哼，左移两步，一晃逼近姓游的，双掌连环，攻得对于毫无招架之力。

姓勾的站在姓游的左边，姓游的被攻，自然而然地往左退，如此一来。他挤得同门师兄弟亦往左退。两人推碰拥挤，状颇狼狈。

楚凌哈哈一笑，拳势又快了许多。

姓勾的、姓游的势无可让，本得不配合楚凌的拳势，加快退势。

“啊”、“啊”两声，接着哆砰一声，他二人撞屏风，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姓勾的更被同门在肚子上睬了一脚，痛得紫牙裂嘴，哼哼哪哪的呼痛。

姓游的则跌了个狗屎，碰破了嘴唇。

无色在旁们嘴轻笑，唯恐笑得太大声了，益增他师兄弟二人难堪。

他师兄弟二人的酒意，这时对全醒了，爬起身来，互觑一眼，

打个眼色，姓游的疾迈一步、长剑唰的劈落。姓勾的趁他身形遮住对方视线之际。悄没声息地穆至一侧，挺剑往楚凌胯部扎去。

楚凌忙跃退，险些中剑。

姓游的追上、长剑砍劈快削，剑招刚猛、直抢中宫要害。

他姓勾的师弟则候在候右，剑招扫动，袭取的是侧面要害。

他二人一刚一柔，配合无间，剑招威力陡增一倍。

楚凌拳掌齐施，展开轻功、奔高窜低，不与他二人正面交锋。

阁楼内拳掌翻腾，剑芒飞舞，劲风激荡，桌椅屏风毁的毁，倒的倒，一片狼藉。那些金丝雀、黄鹏也吓得乱跳乱叫，羽毛纷落。

无色秀眉微蹙，吩咐道：

“去把那位先生抬到一角。”神色竟十分镇定。

两妓心中骇惧，却不敢违逆，硬着头皮，发着抖，将羊小九抬到一边。

无色道：

“你们退下。”两妓如蒙大赦、慌不迭地跑下楼。

固然、勾、游师兄弟二人急欲重创楚凌，但都谨慎避开无色摆在桌上的琴。生似怕毁了那把琴、惹她生气。

剧斗了百余招后，他师兄弟二人见拾夺不下楚凌这个元名小子。而佳人义在侧观战、深感颜面无光、起了杀机。

姓勾的足尖一挑、一把锡过来势挟劲风、朝楚凌面门时去。乘他躲闪之际、长剑即吐，刺他咽喉。

姓游的长剑斜指、断了楚凌的退路。

楚凌伸手抄住酒壶，倒转壶口、对准来招。

当的一声响、长剑刺进了酒壶中。

姓勾的一怔，暗道不好，慌忙撤招收剑。

楚凌手腕一翻，壶口激斜，扣住了剑身，右掌呼的往剑身斩落。

姓勾的收剑没收转，情知不妙，运劲再抽。

只听得啪的一声响，长剑应掌而折断的一截，叮的跌落地上。

姓游的还没转过神来，犹未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眼前黑影一晃，他手中兵刀被楚凌依样画葫芦，一掌斩成两截。

两截断剑几乎是同时断落。楚凌以壶扣剑，起掌断剑，迅如疾雷狂飚、瞬息之间制敌机先，一招制胜。此因他功力日深，智慧随之渐开、于寒冰绝学领悟渐多，随机应变之能大优曩昔之放。

勾、游师兄弟二人手执断剑，傻在原地，做声不得。他二人于眼前之事，实是难以置信。

楚凌放下酒壶、负手而立，道：

“两位还要再打么？”措词甚是客气，大有胜而不骄之慨。

姓勾的甩手一掷、断剑脱手、嗤的没入按中。忿声道：

“输都输了，还比什么？”

楚凌的语气虽然客气、但遣词不当、在他二人听来、不啻是讥刺嘲讽之言、自是不堪消受。

姓游的随手将断剑抛在地上。

他师兄弟二人再不向无色瞧上一眼，快快而去。临下楼时、姓勾的驻足回头，问道：

“请阁下留个万儿，咱们师兄弟二人也好向家师交代，知道，是败在哪位高人的手底，不致败得糊里糊涂，莫名其妙。”

楚凌歉然道：

“对不住，在下有难言之隐，不便奉告。”他想说他们的师长有恩于已、想想觉得不要，便即闭口。

姓勾的嘿的冷笑，下楼去了。

楚凌长长一眼，走过去拍开羊小九的灾道，说道：

“羊大哥，咱们回去罢。”

羊小九翻身站起，点头答应。

无色姑娘稍含笑，道：

“两位可否迟片刻再走？贱妻欲备水酒三杯，请两位勿却是幸。”

楚凌啜嚅道：

“这……不好……不好罢。”

无色秀眉星眸之间微颦色，道：

“为何不好？公子是瞧贱要不起是么？”说着逼近几步。

她身上一缕若有似无的幽香，因二人相隔已不到两尺，
送向楚凌，楚凌不由得脸上一热，退后两步，吞吞吐吐

“在下绝……无此意，姑娘、你千……千万别

无色又逼近两步，道：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是嫌我生得丑、不够

她进、楚凌即退，摇手道：

“不……不是。”

适巧，无色再次逼近，楚凌的手毫厘之差便触到了她的胸部，楚凌骇然急退，脚下一绊，仰天摔倒。他背脊刚着地，……便即一弹而起，险些和无色撞个满怀。慌张之下，一时不慎、真的摔倒了。

无色见他跌得狼狈，格格娇笑，忽然秀面一变，惊道：

“哎呀、你受伤了。”

原来楚凌摔倒时跌在姓游的断剑旁、右手手指被剑锋割破。
创口虽不大，但割得甚深，血流甚快。

无色急忙取锦帕帮他裹伤，嗔道：

“你看你，那么不小心、奸端端的，竟让手送到剑锋上。

真笨。”

楚凌忖道：

“是你害我割到的，怎地反而怪我笨？你真奇怪。”心中所想，不敢宣之于口，说道：

“多谢姑娘，在下要走了。”一抬头、赫然发觉羊小九已不知去向、不由得“咦”一声。

无色道：

“你朋友先走久但你可不许走。”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拉他下楼。

楚凌顿时面红真赤，一颗心怦怦急跳，只觉她的手柔腻软滑，甚是纤小、仅及自己的手掌一半。他心跳如麻，不知该如何

上阁楼、无色牵着他手、径朝内院行去。

许多人向楚凌投以艳羡嫉妒的眼光，令楚凌浑身疙瘩。

一处僻静的独院，请他进屋落坐。屋内陈设着几幅泼墨山水，绿纱为帘，透着一股清新沁

无色问道：

“你喜欢这里么？”

楚凌颌首道：

“喜欢。这里是……”

无色微笑道：

“不错，这是我的居处，里间即是我的居室。你是第一个到这里的青年男子。”一双圆亮的大眼、以挑弄的神色瞅着他。

楚凌无词以对，避开她的目光，只觉得一张脸热热烫烫的，直想开溜。

仆妇送上杯筷酒菜。无色提壶给他的酒斟满，说道：

“这是我每日朝墩初上时，采摘含苞待放的玫瑰阴干，酿制的玫瑰露。你尝尝看。看好不好喝。”

楚凌举杯就唇、贪觉花香扑鼻、胸襟舒畅、叹道：

“好酒！”慢慢地喝干，顿时齿颊皆香。情不自禁坚拇指再

赞：

“好酒！”

无色盈盈钱笑。道：

“既然喜欢、那可要多喝几杯暖！不然我不放你走。”

说着，将他的酒杯斟满。

楚凌不忍拒却，酒到杯干，一连喝了十来杯。玫瑰露酒质甚烈，他酒量又不佳，这十几杯酒下肚，已有七、八分醉意，说话的舌头也大了。身子开始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总算他定力颇强，强自提起精神，才没醉倒。

无色舀了匙汤喂他喝，格格笑道：

“楚公子，你喝醉了。依我看，你今儿晚上便在这儿睡，不要回去了。”说时，她双颊晕红，含羞带怯，语音愈说愈低，细若蚊鸣。

楚凌没听到她后面说的话，只听见她前面说的话，点点头，手撑桌子，站起，道：

“我……我是醉了。我要……回去了。”

无色道：

“你才来不久，椅子都还没坐热，怎么能走？要走也成，须得再喝三杯。”

楚凌自知不能再喝，摇摇头，道：

“不……”

他刚开口，无色已将酒趁势倾入他口中，让他无暇开口推拒。

这三杯酒下肚，楚凌周下肚、楚凌同身滚烫、眼里望出去是天旋地转，喃喃道：

“……好酒……好酒……”咕咚栽倒，醉得人事不知。

待他醒转睁眼，仅见桌上蜡烛仅剩一寸多长的一截，而身上盖的锦被幽香阵阵，电话中一凛，定睛再看、赫然看见无色伏在